

## 津市

日本有許多與中國重名的地名，比如雲南、海南、湖南，不過這三個地方在日本都是市名，而在中國是省名。至於日本的白山市、松原市，則與中國吉林省的兩座城市名稱完全相同。

日本伊勢灣西岸，還有一個「津市」，是三重縣廳所在地。由於這個市的名字只有一個字，且日語發音只有一個音節，所以是日本也是全世界發音最短的城市名之一。

中國也有一個「津市」，位於湖南省北部。二者的得名由來也很相似。日本津市，曾是古代重要的港口；而中國津市，因漕水九條支流在此交匯，遂成為「傍津設市」的港口商埠，有「九漕門戶」之稱。

在日本津市吃過一碗烏冬麵，竟感覺與以前吃過的湖南津市的牛肉粉，口感差不多，實在是夠神奇的。

湖南的津市，幾經存廢，三度設市，完整名稱定為「津市市」。不如日本的「津市」簡潔。當然，當年的主政者也有理由，因為前一個「市」是集市、市場之意，後一個「市」才是行政區劃名字。但實際使用時，卻未免有不便之處。比如當地的政府長官，全稱就是「津市市市長」，若不加解釋，恐怕會被誤會為口吃呢。

在幾十年來城市建設進程中，不知不覺形成了一個執念，那就是城市取名一定要雙字以上。於是出現了「津市市」這樣有些彆扭的名字。還有河南輝縣撤縣設市，竟定名為「輝縣市」。縣與市本來是兩類不同的政區名字，「輝縣市」常會讓人困惑究竟是縣還是市。

二〇一〇年，雲南潞西更名「芒市」，成為全國第一個單名市。芒市，古代曾稱「芒施」，是當地一個土司。所以名字中的「市」原本只是音譯，並也無政區之意。但當地大膽創新，沒有再畫蛇添足搞一個「芒市市」。反而給人一種很酷很新潮的感覺。這多好！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# 多和陌生人說話

心理學家Julie Coultas的父親是位「社牛」，特別擅長和陌生人交流。作為一個內向的孩子，她小時為父親在超市隨便找人搭訕感到尷尬。但日後她在研究中發現，和非熟人交流對我們的心理健康大有好處。

心理學家把人際關係分為「強」、「弱」兩種。前者指家人、好友、戀人等親密關係，後者泛指陌生人以上、「強」維繫以下的所有關係。Julie上班路上常碰到一位賣熱狗的小販，她發現和對方打個招呼、閒聊兩句會改善她一天的心情。哪天沒見到這位小販，她就會隱隱不安。和非熟人看似隨意、膚淺的交流不但能增強安全感、幸福感，而且會帶來驚喜。和熟人交流，我們了解他們的背景，一般能預估他們的觀點，反倒是從非熟人那裏可以學到新東西。疫情期間人際關係方面最大的損失不是和熟人的聯繫，因為大家一般會努力維持此類關係，而是和非熟人的聯繫，如寵物店的服務員、校園保安等。

和陌生人交流存在風險，也可能引發誤解。Coultas表示不是提倡無謂冒險，而是主張在安全的公共場所多和非熟人交談。如果怕引起誤解，可以開誠布公地說明自己此舉只是出於友善，對方不願談話即可放棄，不必往心裏去。和陌生人交流可分三步。首先是打個招呼，開始談話。「破冰」後如果遭遇冷場，可分享一點個人情況或尋找無關緊要的共同話題，比如天氣。最後，抓住時機結束談話，不必硬要「尬聊」。

心理學家的建議很好，但為人處事必定受到文化習俗、社會風尚的制約。在內地的大城市，不知有多少人能做到毫無心理障礙地和陌生人聊天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最近看了越劇《織造府》和《英雄少年》，兩部戲都很有「網感」。《織造府》講的是書雪芹舊地重遊，化身賈寶玉，經歷《紅樓夢》裏多個名場面，與林黛玉、薛寶釵、賈母、妙玉探討人生。借助「穿越者」的全知視角，這位「賈寶玉」對大觀園中人的命運有了新的思考。《英雄少年》是天波楊府的故事，出征金沙灘前，楊家八個小將爭相請戰，可稱傳統楊家將故事的「前史」，戲分最重的人物從楊六郎轉到楊七郎，而情節大多也是新的。

置身於大自然之中，人類的存在變得渺小，又輕盈。

當我們攀上山巔凝視遠方的山谷，或在潮濕的林間小徑漫步，又或者一抬頭，見到那輪清冷的月亮與點點繁星，人便有身在大自然的感覺。卡斯帕·大衛·弗里德里希（Caspar David Friedrich）於一八一九到一八二〇年間創作的《兩位男子凝視月亮》（Two Men Contemplating the Moon），正是這種瞬間體驗的具象化。

畫中兩位頭戴黑色貝雷帽、身着灰綠色大氅的男子，以背影示人。他們靜立於枯死橡樹與挺拔雲杉之間，

近年朋友們看到我佩戴眼鏡都感詫異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沒近視。我也曾自詡擁有所謂的「完美視力」（Perfect eyes），即雙眼完全沒近視和散光。相信這對於學習和工作需要長期用神閱讀的人是個異數，那實在要感謝父母的遺傳，讓我一直不用為眼睛的健康而發愁。

可惜我那自以為天賦條件過人的雙目還是敵不過歲月的消磨，近年閱讀時總覺吃力和模糊，出現了人們所說的「老花」。真不知是誰發明「老花」這稱呼，確實又狠又絕，不用多

首屆「香港非遺月」將於下月舉行，以「香港處處有非遺」為主題，將非遺文化融入都市生活。在這片土地，一門源自廣州、扎根香港的百年工藝——廣彩（廣州織金彩瓷），正以「港彩」的姿態煥發生機。作為香港非遺代表作之一，廣彩承載着中西交融的歷史，其中粵東磁廠的「廣彩牙邊花心碟」象徵着幾代匠人的堅守。

廣彩起源於清代廣州，因外銷需求而繁盛，匠人以白瓷為底，手繪金彩紋樣，融入西洋琺瑯技藝，成就「織金彩瓷」美譽。一九二八年，曹

之前在舊公司種植小盆栽，雖然幾乎都是只須隔數天澆澆水十分好養，但過了一段日子，不是營養不良奄奄一息垂頭喪氣，就是光禿禿的終而枯萎，其中一棵，更是前同事離職前交託給我照顧。後來我也離職了，把諸多雜物舊事，統統丟掉，但還是把陪伴已久的兩棵小盆栽一併帶回家。

那些盆栽，是我剛從土裡轉為水種的新嘗試，雖然算不上枝葉茂盛，但至少仍然努力支撐着，竟讓我想到，自己將在風高浪急大環境裏見步行步、但求兩餐溫飽的卑微狀態，更捨不得放棄。來到我家不久，竟又長出不少新枝嫩葉。直到最近，其中一棵更是爆發式生長，宛如一頭沒剪多月的髮，形態粗獷。反正都要修理，不如試試扦插？於是在網上看了一些教學影片，然後狠下心剪去其中一節，再小心翼翼，插進一個小瓶裏。

## 網文的反哺

從網絡文學角度看，《織造府》是典型的「穿書」，《英雄少年》則是妥妥的「番外」，體現了網絡文學的「反哺」。這種因網而興的新文學至今已三十多年，從內容到形式，從語言到語法，從風格到美學，都趨於成熟，傳統文學以及其他藝術種類自覺不自覺地受其浸潤。

這些年來，銀幕熒屏、大屏小屏，網絡文學改編而來的影視劇隨處可見，且不乏爆款，穿越、修仙等網文類型悄然成為影視標籤，大批影視觀眾由網文粉絲轉化而來。縱觀網絡

薄霧氤氳，地面布滿乾枯樹枝與岩石，而遠方的夜空，則是以黃金分割比例構圖，細膩呈現了黃昏的餘暉與新月微微上弦的弧度。這種冷暖對比，強化了畫中的空間感，也讓人彷彿置身其中。

在畫中，弗里德里希運用了「襯背人像」（Rückenfigur）手法，鼓勵觀者將自身融入畫中，與畫中人物一同凝望。他曾言：「閉上肉眼，先以心中的眼觀看，然後將心中所見帶入光明，令他人得以自外而內的感受。」

在此，弗里德里希鼓勵我們，不論是傾聽海浪拍岸，或在高原任風吹

費唇舌就讓人知道擁有該症狀的人了。

發現自己開始「老花」，就如發現自己頭上出現第一根白頭髮時一樣。最初當然接受不了自己踏上了衰老之齡，只歸咎新冠疫情肆虐的數年，長期窩在家中日以繼夜地看手機，才令視力不如從前。然而當問題持續，直到在超市購物時看不清貨品的食用日期和營養標籤上的小字時，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眼球水晶體的彈性與睫狀肌的調節力度變差，無法清楚對焦，簡單而言就是老了。



侶松來港創辦「錦華隆廣彩瓷廠」（現粵東磁廠），將廣彩技藝帶來香港，展開港彩新篇。粵東磁廠全盛時期有三百名工匠，為半島酒店、太古洋行等訂製瓷器，並創出標誌性的

過了一星期，還沒長根，起初有點擔心。又過了一星期，還是沒長根，但葉片沒走樣，等下去吧。再過一星期，枝末終於突出了一兩個小小的點，再過數天，突點愈來愈多，也愈來愈長，就像男生在青春期最初長出來的柔軟汗毛。

我這個新手「爸爸」見狀，興奮得要馬上為它選一個新的家，卻遍尋不獲。晚上回家，靈機一觸，把剛喝完的清酒小瓶清洗乾淨，然後注滿水，輕輕把小枝葉放進去。翌日早上，不知是睡眠惺忪還是錯覺，抑或瓶裏殘餘酒氣催生成長，小根似乎又長多了，而新的葉片，就在不知不覺間冒了出來。



逢周五見報

文學由無到有，從邊緣人成為寧馨兒，就像一個野孩子在成長中實現並證明了自己的價值，並以其所有給予昔日的給予者。

較之電影電視，戲劇的資歷更老，規矩更多，程式更嚴，但在汲取網絡文藝新元素方面並不後人。前些年，我看過以網戀、網暴等網絡生活現象為題材的話劇，也看過改編自網絡小說乃至網絡遊戲的音樂劇。《織造府》和《英雄少年》更進一步，把網絡文學的創作設定融入戲劇創作結構之中。《紅樓夢》與《楊家將》都

拂面頰，只要我們願意靜心，便能體會人類所追求的「崇高感」（sublime）：對比大自然的尺度，人是微不足道的，而煩惱也只會塵埃，憂愁頓時輕盈，當人越是察覺自身的渺小，越能獲得無拘無束的自在。

那麼，何時才能感到自身的微不足道？隨時可以。我們可以登上城市高樓，或走到郊外荒野，只要抬頭仰望，即可看見月亮的柔和光芒；我們又可於深冬清晨，身在原野，靜待朝陽透過樹梢灑下第一縷光；或是在夏夜，躺在草地，聆聽蟲鳴，觀察星河。每一次凝視，都是一次心靈的洗

## 老花

白頭髮可以漂染遮蓋，然後神不知鬼不覺，但「老花」要佩戴眼鏡這回事卻很難掩飾。每當閱讀時要在人前拿出眼鏡，那一戴一脫的動靜，除了顯老外，實在難以用其他的形容去美化。坊間其實有「老花」隱形眼鏡，我也有使用，但始終不及佩戴眼鏡省時方便。偏偏「老花」眼鏡只助看近而不能望遠，因此當我參與合唱團練習時就非常不便：低頭看到歌譜時，抬頭就看不清指揮；看得清指揮時，手上的五線譜就模糊一片。為了有效解決視力問題，我終於配了「漸

「督花」紋樣。時至今日，粵東磁廠仍堅守九龍灣廠房，成為本地唯一手繪彩瓷廠。

在眾多港彩經典中，一九六〇年代由畫師王年手繪的「廣彩牙邊花心碟」頗具代表性。此碟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「港彩流金」展中展出，呈獻港彩黃金時代的工藝精髓。

碟緣以細密錫齒紋（牙邊）勾勒，源自廣彩「開光」技法，須一氣呵成，體現匠人功力。中心繪廣東玫瑰，紅、綠、金三色層層暈染，花瓣濃淡分明，展現「撻花頭」技法。紋飾布局對稱嚴謹，底色採用歐洲偏愛

提起猴子，人們通常想到猴頭猴腦、沐猴衣冠……總之尖嘴猴腮，望之不似人形。但是，猴界也有例外。最近，安徽合肥野生動物園一隻名為「大壯」的猴子，因為方頭方臉，獲封「方臉猴」而意外爆紅，吸引眾多遊人圍觀打卡。

全身烏黑的「大壯」，屬於黑帽懸猴，原產於南美洲，習慣棲息在海拔二千七百米高的潮濕熱帶森林。黑帽懸猴的最大特徵，就是其項上猴頭頂着濃密的黑色毛髮，看似戴着一頂黑色的帽子。

目前，在合肥野生動物園生活的共有四隻黑帽懸猴，雄性與雌性各半，雄性的「大壯」特別能吃，不僅臉比其他三隻更方，體型也較同伴為大。可惜，名為「大壯」的方臉猴，壯的只是身體，每當有陌生人靠近，牠總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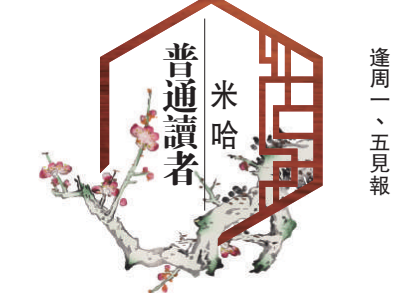
是傳統文學的經典文本，在網絡上不乏同人再創，受網絡文學之反哺又搬演於舞台，為傳統戲曲別開生面。而這種「反哺」本質上反映了新技術衝擊下藝術的自我調適和內在整合，將做出更令人期待的新作新境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禮，讓我們得以超越塵世的局限，回到純粹。

正如《兩位男子凝視月亮》的兩人以靜默示範了與自然對話的方式，我們在凝望月與星的瞬間，也能與自身對話，與自己的自在對話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進鏡」，助眼球隨時變焦，無謂也無力再裝年輕。若別人問我為什麼要戴眼鏡，我就直言因為「老花」，還是大方地承認自己邁進了人生另一階段的現實吧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的乳白釉，既保留中國傳統寓意，又貼合外銷美學，體現香港作為商埠的文化包容。

廣彩牙邊花心碟不僅是一件瓷器，更是香港非遺的縮影。非遺月之際，不妨走進博物館或粵東磁廠，親身感受瓷上流轉的香港故事。



逢周五見報

## 方臉猴重出江湖

能躲即躲，膽子看似很小。

記得二〇二二年，浙江省一動物園也出圈過一隻長相「出眾」的黑帽懸猴，牠有一頭濃密的黑髮，再加齊眉的瀏海，以及一把圍着方臉生長的絡腮鬍。這隻名為「方方」的方臉猴，被網友認領「好像我長滿絡腮鬍的同事」，甚至有拍照軟件也誤將牠的方臉識別成人臉。

「大壯」與「方方」同為黑帽懸猴中方臉佼佼者，雖然「大壯」最初來自杭州動物園，但牠落戶合肥野生動物園已十年之久，從「猴齡」來看，應該不是「方方」的親兄弟或「方方」本猴。



逢周五見報